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宋词与 佛道思想

史双元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今日中国出版社

宗教文化叢書

趙樸初題



(京) 新登字 132 号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宛耀宾 梁 衡

舒 乙 孟纪青

主 编：王志远

副主编：戴维熊 宋立道

秦惠彬 文 庸

主编助理：张世英 李百替

本书责任编辑：文 溪

宋词与佛道思想

史二元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00 千字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3000 册

ISBN: 7-5072-0320-4/Z·75

定价：(软精装) 3.85 元

丛书总序

DQ11/23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

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界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

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 25 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不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辩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

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

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自序

就我们的基本印象而言，宗教属于无情的世界，它以情欲为罪恶，视情感为负担，它要求人们摆脱情累，扫除情尘；而文学则植根于情感的土壤，“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宋词则更是“纯情”的花朵，多愁善感，开口即情。“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它的天然疆界就限定在情感的领域。因而，词与宗教似乎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南辕北辙，风马牛而不相及，“宋词与佛道思想”^①这一论题也似乎成了一个悖论。而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也确实处于空白状态，直至近几年，才有少量单篇论文论及个别词人词作中的佛道思想，而整体研究仍属空缺。

其实，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疏远。往上追溯，宗教与文学“本是同根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各自分化独立，而在一定的“大气候”的影响下，在某些作家的心田中，这两个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分叉又会结成“连理枝”、“并蒂莲”。另外，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差异以及阶段性的差异。以特殊性而论，相对于世界其它宗教，中国的道教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快乐的

^①本文所论“佛道思想”之“道”包括道家和道教二者，必要时则分开论述，一般是共指。

宗教，现世的宗教，俗人的宗教，它直言不讳地宣称，它要追求的就是一片长生和享乐的天地，岂止是涉足感情的世界。以阶段而论，以宣扬“苦”“空”为基本教义的佛教，经慧能发动宗教改革，佛学革命（胡适语），至宋代，禅宗之南宗一枝独秀，风靡天下，而南宗追求的最高境界，成佛捷径就是“当下开悟”，每个人都有一颗自由流动的心，彻悟后穿衣吃饭皆是道，或爱或憎不离禅。如《五灯会元》卷十六记鼎州德山仁晖禅师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爱憎，洞然明白。山僧不然，至道最难，须是拣择，若无爱憎，怎见明白。”理论上的变革带来了禅风上的变化：利州开云寺僧法明，“落魄不检，嗜酒好博，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风和尚》）。还有东京相国寺和尚澄晖，竟“以艳倡为妻”（《清异录》卷一）。这样的一种宗教，至少在部分僧人那里，实在是“道是无情却有情”了。我们再从词本身的发展来看，从整体上看，宋词一直是抒情为主的一种文学样式，但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总是有着拓展“生存空间”的本能，随着宋词不断开疆拓土，词也被用来言志、叙事，乃至宣说义理，而高明的词人又总是善于化无形为有形，变无情为多情，将某些深奥的宗教哲理化为具体可感的人生情味。因而，自其异者观之，佛道与宋词确实相距甚远，而自其同观之，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结合的基础和互相渗透的可能。

当然，有了扎根的土壤，还要有合适的时代气候，而宋代的宗教思想就十分浓厚。道教在宋代十分吃香，被皇帝认作本家同宗，至宋徽宗时崇道达到一个高峰。南渡后，道家思想也就如水银泻地，更加深入人心。而佛教在宋以前就完成了与中华固有文化的结合，至宋代已由外来户变为自家

人，由舶来品变为土特产，由异体植入变为自体发展了。宋代哲学思想的主流是理学，而理学就大量吸收了佛道思想，儒佛道三者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文学离不开它生长的特定文化氛围，佛道思想对宋代文化的全方位渗透不可能不对宋代主要文学样式之一的曲子词发生作用。

在这种宗教思想由外向内，潜入内部，然后由内向外，氤蕴扩散的环境中，宋代词人很少有不染指佛道的，这对于融禅道于词中有着直接的联系。

如果说，文学与宗教的先天联系是一种前世因缘，唐宋两代诗禅的结合是一种近亲影响，宗教向各个领域的全力渗透是一种主动追求，词本身囿于抒情又力求向外扩展是一种半推半就，宋代词人的写作尝试是一种强力撮合，那么，佛道与宋词结成一段或明或暗的“欢喜因缘”，就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理合法水到渠成的了。

我们已说过，宋词以抒情为主，其中，又有相当多的词作描写的是男女之情，这种男女之情可分为“艳情”和“苦情”两大类。大致来说，北宋初，艳情词为主流，其原因除了城市经济的发达，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特点和五代“花间”词风的影响外，道教的享乐意识与艳情词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我们知道，道教有两个欲望，即长生欲望和享乐欲望，这两个特点正好与文人士大夫“骑鹤”“上扬州”的双重需要一拍即合。但实际生活中，长生不可得（叹息时光易逝，生命短促也是宋词的一个突出内容）而享乐可得，故而士大夫在生活中放纵自乐，表现在词作中也就有了相当多的艳情之作。这种艳情生活的描写还常常与求仙隐约联系在一起：词人常以仙家景致来描写烟花院落；刘阮入天台成了烂熟的话头，因为他俩既得艳福又入仙境；双成、小玉、王母、神女常常厮

混在洞房蛾眉中；女冠也几乎成了妓女的代名词。这种自我暗示为的是获得心灵上求仙欲望的满足。凡此种种，都可看出艳情词与道教的某种联系。

但有宋一代一直是在走下坡路，精神麻醉，自我胜利并不能改变每况愈下的时代局势。国势的衰微，特别是靖康之变，在士大夫文人心中，诱发了忧郁综合症，生命之忧患，国事之忧患，一齐涌上心头。虽在纵情享乐时却已想到华宴将散，一场春梦酒醒后，强乐还无味。人生如梦，万事皆苦的思想油然而生，佛教的“苦”“空”观、道家的厌世思想乘虚而入，潜入骨髓。加上宋代那种特有的精致而偏于阴柔的文化精神的熏陶，宋代文化表现在词中的感情显得分外细腻而软弱。泪眼问花，持酒送春，层层分析，都惊是梦，现身说法，无非是苦。因而，充溢在词中的多是悲苦之音。（虽然诗文中也有不少以悲苦之音为好的作品，但没有宋词这么突出，以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趣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华林之上遍罩悲凉之雾。“苦谛”（佛教“四谛”之首）与“情结”（用弗洛伊德语，与佛教中“情有”二字相当）两相媒孽，遂结出词林满山遍野的“苦情”之果。欧柳之后，大部分词中已不再描写艳情，而转为苦情的倾诉。场面从“红烛昏罗帐”转向“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从“歌楼上”转向“僧庐下”（蒋捷《虞美人》）。词人不再津津乐道地重述耳鬓厮磨的房中乐，而是以苍凉的声音反复吟诵着分别后悲哀的回忆、绝望的等待、无尽的懊恼。即使是浓艳之作也是外香艳而内悲苦。这种“苦情”成了一根“扯不断的红线”贯穿在宋词之中，形成了后代效仿的模式。“苦情”词是“艳情”词的自赎，是一个时代的忏悔，也是“无情世界”中宗教观念在词作中的情感化表现。它带着抹不去的“苦空”胎

记，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观色成空的“爱别离苦”（佛教“五苦”或“八苦”之一，即亲爱的人不得不分离的痛苦）之歌。

如果说，道教带给宋词的主要是享乐意识并影响了艳情词的发达，佛教带给宋词的主要是忧患意识并促进了苦情词的滋长，那么，道家哲学（主要指老庄思想）带给宋词的则主要是超脱意识，并因此而刺激了闲逸词和旷放词的流行。不少词作描写的是清闲幽静的境界，歌颂的是隐逸超脱的生活。词人在林下山间，清风明月中找到失落的自我，在湖光山色，春山秋云中熨平了痛苦的心灵。与此相关，有宋一代道教逐渐向老庄靠拢，外丹派逐渐被注重心性调养的內丹派取代，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合成一体，宋代宗教思想整体上趋向收敛，回归内心。与这种发展趋势相吻合，不少词作中表现了追求自由心灵的韵律，歌唱随缘自适，讲究潇洒脱俗，不作意，不外求，无住无念，不计荣辱，泯是非，齐得失，在混沌朦胧中欣赏自我清净无碍的内心。

另外，词作中还有一些直接歌颂求仙成佛，或描写炼丹修道过程的，这些词作中的宗教思想都是一望即知的。

佛道思想有出世的一面，但某些情况下，它对于词人看穿忧患，看透人生，冷静清醒地自我反省，批判社会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这一点在豪放派词作中比较明显。

宗教情绪，佛道思想在宋词中的表现有着深浅不同的层次。有的只是撷拾词语，化用典故，隳括故事，这属于第一层次。而较为深入的则是将佛道思想融入自己的人生哲学中，化为观察世界的方法，以此为立足点来描写外在世界，解释生活现象，阐发佛道义理。这是第二层次。而另有一些词人深入佛道，得其三昧，又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化入笔下，形成一种含蓄隐约的禅味词、“道情”词，这些词大多写

得空灵高妙，言此而意彼，如盐入水，味在其中，或以水喻性、借月明心，或观花发慧、闻钟妙悟，对于这些词作中的佛道思想，往往是因遇成见，凭心而会，拈出似无，品味若有，见仁见智，在所难免。这些词属于第三个层次，艺术性最高，审美价值也较高，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之一。

佛道思想对于宋词中某些重要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是间接的，它要通过某些中介的转换才能表现出来，因而分析时也难以处处坐实指证，更不能胶柱而鼓瑟，千篇以一律。如，道教崇尚“清”（神仙所居的最高仙境就是“三清天”），佛教倡说“空”，而宋词的艺术风格中有“清空”一派，虽然“清空”不等于“清”、“空”的简单相加，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是受到崇“清”说“空”之风影响的。又比如，注重比兴，文字含蓄是宋词较为突出的整体性特征，我们认为，这与佛道思想也有一些间接联系：佛经长于比喻，禅宗主张不立文字，道教多用隐语，《老子》五千言也以含蓄深沉，善用比喻为特征。又比如，早在宋代，刘辰翁就指出：辛稼轩善于化用前人文句，经史子集之语，尽可拈来入词，这与禅宗说公案时“随手拈来，头头是道”之方法同一机杼。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比较，如，佛教经文的格式一般是先有一大段散文，然后是一段韵文概括散文内容，而宋词中也有概括一体。佛教说法中有俗讲一类，取语尘下，贴近市民，而说浑经时更是语带谐谑。宋词中也专有“俗体”一类，嬉笑嘲谑，语出市廛。

当然，宋词的某些艺术特征，如追求自然，咏物传神，造语善虚等，它们与佛道思想的联系就更为隐约模糊了，甚而难以直接勾划出二者相互联系的虚线，我们更多地采用了比较的方式，欣赏的方式。总之，这一部分的研究既采用了

实证影响研究，也采用了平行比较研究。

宗教的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它作出否定也是容易的，但是它对中国文化（包括宋词）的巨大的潜在的影响又是不可低估的。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鲁迅全集》卷九）有的学者说“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①宗教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周恩来说：“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②因此，实事求是地客观评价佛道思想对宋词的影响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全面地清理这份珍贵的遗产。同时，指出宋词中所包蕴的宗教思想也有助于正确评估词的价值，尽管我们研究的只是词的一个侧面，它只是对词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的一个补充，并不是认为词的全部内容就在佛道思想。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由于宗教思想的复杂性和本人学识的局限性，分析中必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见解，尚祈专家教正。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承蒙主编王志远先生、副主编宋立道先生、责编文溪先生等多所斧正，费心查考，方便本书得以今日之面貌问世。对以上诸位的帮助，不敢忘怀，谨此誌之，以示谢意。

1992年10月

①见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前言》

②《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P267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禅宗思想历程

中国天台宗思想历程

宋初天台佛学窥豹

西藏佛教密宗

西藏佛教诸派宗义

佛教的起源

早期佛教与基督教

中国佛教文学

宋词与佛道思想

弘一大师传

学箭悟禅录

通向禅之路

三千大千世界

——佛教宇宙观对话录

天竺智慧·华夏哲思

——《心经》《肇论》今译今注

坚不可摧·智慧之舟

——《金刚经》今译今注

大居士谈法录

——《维摩诘经》今译今注

汉传佛教绘画艺术

藏传佛教绘画艺术

南传佛教绘画艺术

宗教人类学

宗教社会学

宗教心理学

宗教民俗学

宗教艺术论

宗教生活论

世界宗教中的神秘主义

宗教与巫术——公众信仰的政治学

新约导读

圣经蠡测

伊斯兰思想历程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

宗教与日本现代化

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

宗教与美国现代社会

当代国际宗教知识实用辞典

宗教文化丛书

佛教历史百问

佛教文化百问

佛教艺术百问

佛教哲学百问

佛教典籍百问

佛教仪礼百问

佛教气功百问

佛教禅宗百问

佛教密宗百问

禅诗百首今译

禅门公案百篇

印度宗教哲学百问

道教历史百问

道教文化百问

道教艺术百问

道教哲学百问

道教典籍百问

道教仪礼百问

道教气功百问

基督教知识百问

基督教文化百问

基督教艺术百问

基督教哲学百问

基督教典籍百问

基督教仪礼百问

基督教圣经百问

伊斯兰教历史百问

伊斯兰教文化百问

伊斯兰教艺术百问

伊斯兰教哲学百问

伊斯兰教典籍百问

伊斯兰教仪礼百问

伊斯兰教古兰经百问

上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欲购者可与《宗教文化丛书》
编委会联系（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2号·中国现代文
学馆·北京幽州书院，邮政编码100081）